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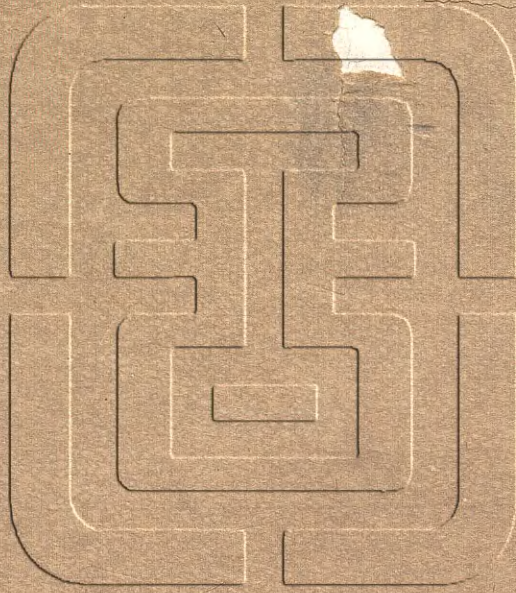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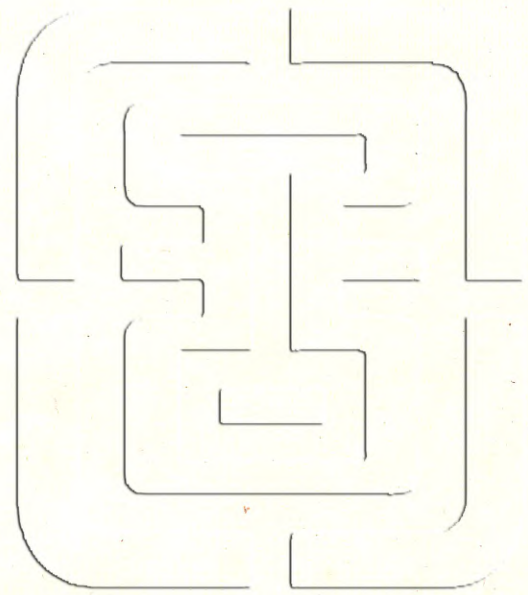
5104

8972

2

31





藕心非泉也秦中出土小銅器有形方長三寸餘寬四分許厚如之中空如筒面作八分書千金氏三字陽文甚工背或缺寸許余曾見一枚中藏一藕心牝牡相銜如鑰與匙者然或云此為藕心之郭余疑與藕心合而為一物究不知作何用舊譜蓋強名泉

竹朋寄示新得一藕心長僅寸許有細篆書兩行一為延政四年王政六字一為都昌侯三字甚工尤屬創獲其非泉也益信

各譜復載有磬錢余在秦所獲不少質極薄大者闊四五寸小者或寸許形製如一上有穿略有郭花文大率

作鈎間有一面無文者不審何用無由起古人而質之
譜家且有疑為古幣類者三代時安得有花文泉耶至
李氏古金志存所載金馬風聲一枚乃簷前鐵馬之一
片並非古物何因闌入

又有薄銅片狀如梳者去泉甚遠大小不一或上邊有
圓孔甚大背平譜家亦疑為古幣之變往往載及古布
率有文字制作亦不甚懸殊何忽翻新若是善乎燕庭
之言曰世間不可識之物甚多何必概目之曰泉耶

馬錢種類繁多舊譜或以地用莫如馬疑之泉史始據
李清照之譜定為打馬格子錢青園復按譜繪圖作為

雅戲又有俗呼詩牌者或圓或方而長有詩仙醉仙琴
仙碁仙散仙拔宅仙壺中仙龜鶴仙王母雙成曼倩之
類一面繪象一面五言絕句一首間有大者下邊橫列
嗣功堂三字譜家無攷乃昔人選仙之戲具宋王珪宮
詞云盡日間牕賭選仙小娃爭覓到盆錢上籌須占蓬
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近讀天香樓偶得亦言之

都下有李寶台者工於作偽不惜重資購泉得一真者
輒於泥沙上印一模融取古泉之銅翻鑄土蝕之衣帶
和之經年累月火氣悉退遇好之者始出以相示復故
作驕矜珍祕之態一言不合拂袖竟去再索一見不可

得以此大售其欺然與薛刻並皆他日傳作

咸豐初年行大錢禁私鑄綦嚴寶台翻鑄古泉終日鼓箱模范為羅者所獲對簿時寶台喏曰今所禁鑄錢一纔直十我所鑄者一輒直千萬安得為私鑄耶鞫者知其誣笑釋之

余讀諸家譜錄有可疑者輒隨筆識之非敢索瘢亦實事求是之意使其譜尚待刻亦必居諍友之列勸令正之

金倩穀晴韻館古泉述記專取圍法此蓋各從所好曾息息一讀倩穀為燕庭之師晚年悉以所藏付燕庭達

哉

朱近漪古金待問錄亦僅於嘉蔭籒披閱一過不免沿路史之訛曲為附會

馬伯昂貨布文字攷所載無多燕庭曾貽余一冊鐫刻尚精但好為創解失之穿鑿

翁宜泉古泉彙攷殫竭心力數十年博採旁徵寫本八帙厚幾盈尺余曾向燕庭借讀略事鈔撮但惜無圖而錯落極多兼有信手所記未經刪定者燕庭古泉苑以皇朝錢法冠首餘則分類為六凡一百一卷圖備矣而無說二書皆未可梓行竹朋古泉匯六十四卷初約余

同輯比京師多事竹朋旋里遂獨力成之計泉五千又
三品余為作序有空前一語同好皆歎為至言

初渭園吉金所見錄視以前諸譜所收為多凡千二百
十種尚不及泉匯四分之一然能一掃舊譜沿訛之陋
最為善本所可議者三五品耳

戴文節古泉叢話饒有逸趣余曾手錄一本藏之壬申
夏晤伯寅京師力謀付梓屬清卿寫以上版摹刻絕工
其書遂傳洵大快事

青園藏泉最先富與宜泉相埒僅刻有虞夏贖金釋文
一種版已不存余曾力勸著錄至云丈試思後世誰知

梓定吾文者卒因循不果旋卒於上荆南巡道任舊藏
大率償官逋甲寅乙卯間有攜至都下者余為竹朋作
緣尚選取百十種風流雲散能無黯然

燕庭藏泉裝潢最精好匣上鐫刻攷證銘贊並及小象
惟其家不知珍惜率為都門大力者以重資購之去

燕庭有論泉絕句二百首乃中年所刻此外尚有金石
苑古泉苑長安獲古編海東金石苑諸書皆未及刊行
僅刻三巴晉古志一種鈎勒殊精聞張石匏陳粟園諸
君監刻者也獲古編甫刻有圖篆余擬為編次成之燕
庭半生宦橐悉購古器布政浙江時方思盡付棗梨因

論事輒與中丞不合遽以好古密劾去遂諸願莫償身
後並書亦散佚泉苑一百一卷余僅手錄其目念之為
腹痛然緣嗜古罷官尚不失雅人深致耳

張麗瀛錢志新編摹刻工整考釋亦詳惟所載列國無
文圜泉寶貨大泉陳之玉筋布泉唐建中泉中字在穿
下諸品似不免按譜繪圖之失直百漢興二品亦覺沿
訛至唐之顯慶長慶五代之開平鳳歷永和大有等泉
尤從來所未見其謂新莽六泉只有大小泉餘皆偽作
殆西行不到秦未見真物耳

馮晏海金索按羅甚富刻手亦工用力勤矣獨泉幣非
其專門亦復按譜繪圖沿訛襲誤不可枚舉吾輩著譜
凡新異之品必親見其泉確有可信者載之以廣軼聞
否則即同人所贈墨本稍涉可疑亦當割愛何必重摹
舊譜以矜多炫博乎至鏤文古銅片及無名小銅器秦
中時時出土殆不勝收乃定為馬幣龜幣殊堪失笑魏
之泰和五銖周之泉布成李壽之漢興元寶諸品其失
尤不足辨也

李樸園古金志存所載各泉真偽雜出第三卷古圜法
諸品尤劣不審何以入選至尖足大布左右凡廿字一
布臚列十數邑名之多新莽泉范一范並列大布貨布

大泉數種皆從來未有之奇也

唐西源泉幣彙攷亦千餘品攷證本之洪志並西清古鑑吉金錄疑者闕之不復強解頗屬詳慎惟專載所藏諸布只廿餘種太覺寥寥朝代泉亦多缺略其五工三兩二泉殆銅質剝蝕非當日果鑄有此品也前蜀永平元寶流傳極少余僅獲一枚乃卷中作通寶且自上及下讀之均與蜀泉不合至金馬風聲乃兒童戲具寶斤古金銘詞數十字尤俗工妄造均不宜闌入滋類獨國朝錢三卷則按羅賅備有足多者

許賓門選青小箋依據吉金錄泉史諸書而所見太狹尋常習見之泉亦出借拓寶三化一品摹刻失真釋寶為燕則沿貨布文字攷之說大泉五十極大者亦列正品壯泉三十壯泉字列穿左右三十字列穿上下尤堪失笑他如雨苗小而有郭唐及五代之咸玄開平應天遼之天贊應歷天成諸泉均未敢深信卷首所列刀布合計之僅四十餘枚未免太倉之一粟矣

近復得謝佩禾春草堂集中載泉圖四卷自序云收藏數十年所得不同者凡數千品而刀布寥寥當爰釋作當幣齊刀背三橫畫釋作乾卦半兩穿上下作三豎文者亦釋作乾卦坤卦異布背作十貨者釋作端布當十

金與小者一品均謂確係新莽鑄一當貨布之十不知何據大泉五十合背泉有一面作小泉直一者一刀直五千一刀字列穿左右直字並引梅宛陵之詩為證貨布有傳形並有二兩一品云當即赤側泉懸鉞布泉定為梁泉他如咸玄龍德天成保大應天諸品均有之尚有助國元寶云石晉時鑄則尤屬異聞

古泉當以制作字體斷其時代不得以泉文為據佩禾所載大世通寶太平通寶背平列二星大和通寶乾元通寶均外國私鑄制甚簡陋銅色赤濁絕無古致乃定為隋劉伽論林士宏吳楊溥遼天祚帝鑄遼泉有乾統

無乾通譜家歷言之佩禾則云並無乾統而以外國之乾元作乾通讀張士誠之天佑無作祐者則云實係祐字舊譜皆誤朝鮮之常平通寶京師時時見之佩禾北游甚久乃誤為鄭成功鑄其書殆未經就正大雅者也至星官生肖吉語諸錢不過宋元以後之物俗語俗字綦多乃悉謂漢六朝時鑄足與碑版並重且有直斷為梁武帝鑄者鏤空花文錢大率兒童所佩尤不足道乃以作雞形者為漢魏之雞幣作龍形獅形者為漢之龍幣獅幣臆說如斯何異癡人說夢乎

余曾於長安書肆得朱多爨古今錢譜一冊荒誕直堪

噴飯吾人著一書安能免後人詬病然或略有心得瑕瑜互見亦不失為可傳若似此之強作解事棗梨有知能無恫乎

陳誰園歷代鍾官圖經亦沿路史之說瞿木夫泉志辨誤補遺嘉蔭穆均有之余未遑卒讀盛子履泉史張崑喬錢錄余舊藏均失去都未及論斷黃小松泉拓數冊廉生所得異品寥寥胡白玉錢通專論錢法其圖則取之泉志徐氏所補繪者不足據也

錢通三十卷乃有用之書與攷據家異路子端貽有寫本亦失之緣秦中寄存泉幣書籍碑版省垣戒嚴時悉數散失閩丹初書來云明人著書多不精勸余增訂付梓冀收實用念衰庸寡識不免玩物適情徒作無益害有益負吾友矣

壽卿云自來無古泉叢書勸余將已刻未刻各譜一字勿易彙梓為古泉類苑洵大觀矣竹朋亦云余思未刻之譜以翁劉二家為巨擘但皆未成之書刻之仍不能愜心貴當此外已刻者不下十餘種所載之泉大率相類人云亦云如一一重摹不免疊牀架屋數見不鮮且卷帙浩繁奢願難副無已姑為泉匯補遺乎

有好皆能累此生信然泉幣古物中之至微者也或無

心得之不禁拍手稱快或求之數年不一遇或遇而力不能致妒他人之我先輒胸次不釋者累日即此見過欲之難

同人多勸余自著一譜念所藏拓本悉經竹朋選取不能出泉匯之右奚事畫蛇添足惟卅餘年來荷名流作序題詞哀然成帙竟不自貴重無以副良朋之勗勉如何如何

余所蓄泉因刀布最古悉拓之朝代泉則擇其精好難得者拓之宋元明泉之有背文者亦悉拓之以資攷證得泉選十六冊泉拓六冊各家所藏別選拓廿有餘冊晴牕偶暇淪茗焚香偕二三素心人展卷縱觀致足樂也

壽卿書來每告余拓墨之法老嬾不能盡學石杏響拓一法尤妙嘗索余所藏各家拓本往觀不數日即摹拓相示以焦墨鈎其文淡墨鋪之輪郭畢肖驟視幾與原拓無二精矣哉

舊交星散壬申旋都後惟與伯寅清卿石杏廉生時相過從清卿亦一見如平生驪諸君好古多聞所學皆過余遠甚伯寅藏金石尤富精於鑑別刻有款識並為友人刻書不少余雖老猶獲以所藏博諸君欣賞亦足慰

數十年按挾之勞矣

余健忘性復嬾友人有索余拓本並索拓屏扇冊子者往往經年不報惟施之同癖則大不可孫春山必怨我矣

秦中同癖尚有李古農所藏安陽即墨刀最多兵燹後復有鄭小塘按榛剔楷頗得佳品亦後來之可畏者竹朋門人吳霖宇不甚收刀布見余豐貨泉酷喜之余遂解贈霖宇與式甫選泉皆弗求備但取其精非經余審定不可

余每得一泉稍新異者必偕同好反覆辨證有說輒以片紙記之顧零落蓋篋中亦頗散失伯寅勸刻譜尤力余謝不敏又勸刻泉說並謂如意存謙讓當為代刻壽卿書來亦有冀子年作傳人語諸君高誼如斯令人汗下爰檢舊稿彙存百十則攷據少而軼事多不逮竹朋諸說之有關繫此日災黎他年覆醬不足一笑也如有心得當入補遺

客有謂卷中諸人概不書名以海內咸知也然文節泉話所載甫廿餘年已有不能舉其名者蓋志之俾一見了然乎余念其言良是爰悉註於後如劉青園師陸潘伯寅祖蔭初渭園尚齡劉燕庭喜海吳子苾

式芬陳壽卿介祺李竹朋佐賢鍾麗泉淦王戟門錫

榮胡石查義贊吳清卿大澂王廉生懿榮孫澄之大

川翁宜泉樹培費虹舟開榮馬愛林胡安之定

生幼雲楊繼振韓季卿韻海戴醇士熙節呂堯仙佳孫

吳柳門文炳蔡鍊耕雲葉東卿志詵何鏡海福宇陳

式甫模劉振齋輅金箝穀錫壘高西園鳳翰張叔未

廷濟郭樓堂蔭之朱近漪楓馬伯昂昂張石匏開福

陳粟園暖張麗瀛崇懿馮晏海雲鵬李樸園光庭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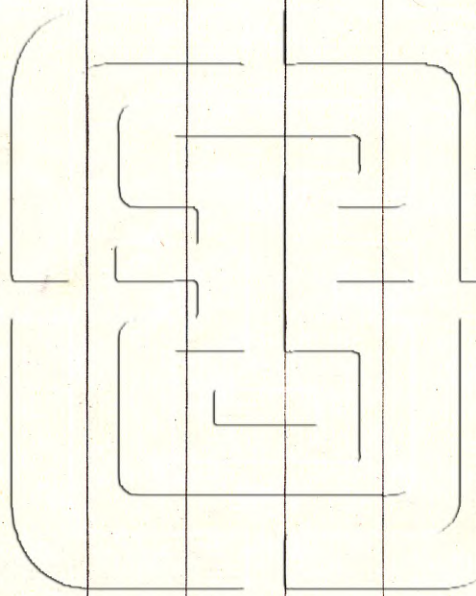
西源與崑許賓門元愷謝佩禾堃朱多爨陳誰

園萊孝瞿木夫中溶盛子履大士張崑喬端木黃小

松易胡自玉我琨路子端慎莊閻丹初敬銘孫春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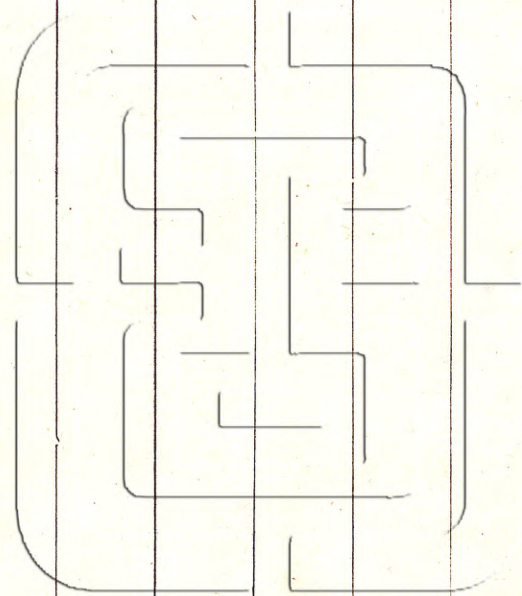
汝梅李古農數直鄭小塘脩常吳霖宇惠元伯兄子

遠廉仲兄子周庠也



附泉辨

甚矣作偽者之勞也大而彝鼎小而泉幣按圖製范襲
貌追神其技之精者曰翻沙翻沙猶易辨也秦中偽作
之泉則率以舊泉磨而改刻有薛氏父子皆工鐫字每
選取厚泉磨令稍夷釘之几上以利刃依方就圍刻之
無斧鑿痕而時作青紅色余寓秦也久目擊百餘枚如
三銖四銖半半兩兩四字半兩回文半兩么泉幼泉大
泉五銖貨泉傳形布泉對文涼造新泉豐貨之屬都漸
有佳致聞其每得一泉必倣作一偽者售之而私其真
者嘗得至和重寶重和通寶大泉色澤甚古訪之乃以



崇寧重寶所改作筆畫殊肖又嘗見所作顯慶通寶竭十日之力而後成驟視幾與舊泉無二作劇亦狡矣哉他如壯泉三十直百定平一百孝建四銖通行泉貨諸品則文字制作往往與舊譜齟齬蓋未見真泉臆造者斯不足炫人也又若永和五銖若景王若一分若大泉貨泉若永安三辰若建中靖國則私心出奇使人捧腹姑置勿道既而復取五銖貨泉大泉五十之堅厚者於泉背添刻吉語兩字則有延年旁復作飛鴻二上林之屬四字則有與天無極富貴未央長生未央長樂未央甘泉上林君宜侯王宜官大吉宜子保孫五男二女之屬七字

則有惟王子孫永保民王宜民宜子保孫之屬八字則有承天之祐子孫之福與天無極長樂未央宜爾子孫子孫永福之屬其字或列上下或列四旁或列一隅或間以四出文或間以花文或間以四星或間以龜鶴星斗奇情詭狀百出不窮貨布之背亦作種種花文及長命富貴天下太平國泰民安諸吉語唐宋泉背則刻為人物名馬大率工致可喜埋於土中經年而後出之面文既真添刻亦巧復蝕以土繡載之都下大為亂真惟諦視之神味或不足也字體亦太工也章法筆法篆法不必果相稱相合也雖紅綠爛然其色終不免稍滯且

舊泉縱欹斜簡率必饒有神致偽作者悉力求工能為
明析不能為模糊能為精整不能為姿態執是數者稍
足以別之然俗眼已見不及是使更數十百年尚安能
發其覆乎余故不憚煩贅姑就所見者一一著於篇冀
世之同嗜者或不至盡為所惑用心似良苦而計亦大
迂矣夫近代嗜古家每著一譜必有一二種奇泉為舊
譜所未詳史冊所未載矜為創獲安知非昔之作偽者
故留此狡獪以貽誤後人又况天下事真偽混淆是非
倒置人情風俗之大名物象數之紛變態萬端莫可窮
詰有識者付之三歎息耳獨泉也乎哉

薛氏子復見示所刻開元大泉皇祐元寶篆書正書
二種皆楚楚有致其至和重寶背文號字之作黑漆
古者尤精幾與原泉無別蓋以拓本帖之古銅片上
依樣刻之並肉郭穿孔均出雕鑿而刀痕盡化狡獪
甚矣若東周西周五五第十一二銖景和天成德祐
諸品則以未見原泉望而知為臆造大通五銖大通
二字低於五銖添刻顯然不待深辨惟薛氏子年甫
弱冠儻窮其心力所作當不知幾許余安能一一而
剖之耳目所及再識一二以告同癖

己酉冬陳式甫復攜示薛氏子新刻各泉如寶六化

兩留半兩穿上下作三金者建中中字列天成乾亨

阜昌諸品或字體不類或形製未符上元通寶尤不

經均無足深論惟大歷寶曆廣政靖康景炎及阜昌

之當二者已頗有可觀其半兩之字在穿上下者壯

泉之以真本摹刻者則甚精五銖背或作子孫宜福

祿語祿字作鹿形大觀背或作四靈或作午馬或作星劍

亦足為魚目之混後之鑒古者殆不能不為所惑矣

客既去爰憶其目而詳志之又一載其子亦死薛刻

斯絕

泉說補遺

翁氏彙攷初非定本聞宜泉曾請觀永樂大典終日手

自鈔寫凡稍涉泉幣者無不采入故卷首尚列燧人氏

一條云見通志前編並路史是時甫有火化遽先以鑄

泉得無可笑

刀布文字皆平易近人並無蚪書鳥篆故余斷自唐虞

好古者欲推崇其所得動稱太昊高陽試問唐虞以前

百物皆不傳何以獨存有泉幣且若是之多耶

安邑諸布釵字舊讀金化青園以金斤二字平列從無

少參差者宜讀釵廉生亦深然之已見前說而近時廠

肆忽出數百枚石查選得一品斤字獨傳形作釗甚異然則釗字一說又未可固執矣

當爰諸布面文及背陰文有作𠄎者亦作𠄎又省作𠄎舊云倒子近或釋作充或釋作流省泉匯釋作充只合存疑

布文舊云不可識者甚多如方足布作𠄎者壽卿釋為桃源左讀尖足布作𠄎及作𠄎者壽卿釋為韋云即韓省空首布作𠄎者壽卿釋為基作𠄎者釋為粵作𠄎者釋為宋作𠄎者釋為莒省均可補入泉匯

又方足尖足布多有作𠄎及𠄎者泉匯釋為八化𠄎𠄎皆化省也壽卿云八當讀別空首布作品𠄎者泉匯以漢碑坤作𠄎證之云坤即地也釋為齊地金壽卿云𠄎乃濟之水旁移之齊下耳又作𠄎者泉匯釋為粵壽卿云當是雩其作雨者即雩省有作𠄎者泉匯疑為泉壽卿云當是宗作𠄎者泉匯疑為谷壽卿云當是治作𠄎者泉匯疑為發壽卿云當是羿壽卿釋刀布時與泉匯殊姑載一二以備參攷不能悉舉

空首布又作𠄎者泉匯疑為瑁壽卿以為未安燕庭釋作項作𠄎者泉匯釋為窗壽卿亦疑之燕庭釋作室或釋作密

圖首圍足布有穿孔三背作^𠄎者泉匯云朱即銖省刀
布不紀銖兩自此布始余亦有此種惟制作字體均乏
古意頗疑其贗

小布有作^𠄎者舊釋恭昌泉匯釋作益昌廉生有一
品非銅非鐵似鉛質而沈重具渾古之致審非偽作亦
布中異品

大布背有十貨字者舊呼商布然古貨字皆從化此獨
從^𠄎其非周以前物可知

齊刀^𠄎字或釋作^𠄎或釋作太公自屬瞽說舊譜釋作
吉青圍以背文吉字者證之其誤立見因釋作法字之
省後來譜家皆從之或又以古文皆作灋無作法者為
疑程易疇馮晏海均釋作寶石查著說亦以寶字之釋
較長易疇吾歛人名瑤田

齊刀背文或一字或兩字其上必作三橫文及^丨狀似
書似畫壽卿以為即卜世三十之義姑備一解

齊刀背文有作二者壽卿謂即古上字作^𠄎者舊釋為
萬壽卿謂古無千万之^𠄎當作方

廉生見示所得黃小松泉拓數冊有磬折刀上著一榆
莢半兩頗奇或同時入土歲久黏合刀上特僅見拓本
真偽不能遽斷

良金一朱良金四朱二種小者近三寸闊七八分大者四寸許闊一寸徧體雲龍文中作一圓泉極精妙篆文亦古燕庭均有之並於友人案頭見以之作墨牀者亦以他器易歸余求之數十年不一遇譜家迄無確論然實足寶玩也

古圓法有共屯赤金一種泉匯云屯取屯聚之義壽卿疑之石查釋為純省謂此純赤之金也

前說所載重一兩十二銖重一兩十四銖銖旁從王上著一橫畫舊說謂借珠為銖泉匯疑橫畫為誤筆衍文然余與堯仙所藏凡七八枚率有橫畫非誤可知拓本

間有無橫畫者珠上空處較寬似夷漫未經拓出石查云古字銖珠本可通况王上橫畫雖並覆及朱正見古人制字配合之妙或長或短皆與珠字一氣貫注並有直作珠者乃金旁之人即銖字也又泉匯載有十三銖一品其橫畫去下二畫甚遠且斜絕不聯屬仍是金旁之人並非十三銖審之而信

小圓法有背平面作一刃者舊釋一刃堯仙並有傳形一枚泉而曰刃其義安在壽卿釋作一化

圓法復有刃一刃一種舊釋明月泉匯釋作明刃有傳形者廉生並有小如榆莢者云與榆莢半兩同時出土疑

為秦漢之際改明刀之制而作圜泉故文尚仍之
石查見示堯仙所得長安泉拓長字列穿右安字列穿
下篆文頗異背平類半兩未見原泉余不能定泉匯謂
非漢以後物然決非用品未可以地名偶合而目為小
圜法也

榆莢半兩極小者有傳形有兩兩並有小至不可拓者
復有大者徑七八分輕薄如葉穿孔極大居十之七字
僅居十之三皆舊譜所未詳

永安一百永安一千大鐵泉舊譜屬西夏固無確證泉
匯定為北涼鑄然字體輪郭絕無魏晉遺意一千者尤
大且厚外輪闊幾三分許亦不似六朝以前物余故謂
泉之時代宜以文字制作定不宜以年號定也

青園守保甯時得嘉定全寶鐵泉詫為向所未見叔未
清儀閣嘉定至寶新寶大寶諸拓當時頗有疑其贗者
近乃愈出愈奇獨大寶一種則未見泉話云鐵泉易於
作偽而成都市肆所出者殊不然余與燕庭拋棄者即
盈千累百矣

遼之開泰元寶絕少燕庭有之元之皇慶元寶尤少石
查近於廠肆忽得一枚雖為人佩久稍夷漫而字體制
作確係元代物足為泉匯補遺

元代泉余所得甚少石查酷嗜之收藏頗足觀近復得定天之寶一品極小而厚重不類外國私鑄酷似元泉定字與泰定尤肖或亦當時諸寺供養所鑄故無明徵耶

石查復見示極小泉文曰聖歷元寶寶作宝聖歷為武周年號乃絕似元代泉與外國私鑄亦異元重楮幣錢法頗壞然亦無用前代年號之理泉乃國之寶非小民尋常用物可比豈容率意妄作故凡無攷及不可解者決非正用品余以理斷之

泉雖五金具備金者絕少流傳銀者亦只明萬歷礦銀小泉一種蓋金銀為流俗所珍宜其銷鎔者多矣

明天啓泉鏡海有一面二天字一面二啓字橫置者石查有一面四昌字及兩面均作四天字或均作四寶字者工匠妄造已同兒戲鏡海復有崇禎一品一面只崇寶二字一面則禎通二字橫置無理割裂尤為亡國之徵

明末永明王鑄永歷通寶背文有御勅督部道府留粵輔明定國等字蓋取勅書中語也余所收只十種道府兩字者迄未之見

秦中古泉出土者多購求亦易余每得異品即以書誇

示鏡海鏡海急輒致書仲兄子周屬代物色遇佳泉余
或吝不與仲兄則勸讓之然郵筒馳遞亦有中途為人
拆取者

鏡海近誤聞余輯譜書來欲以所藏方足幣悉寄余選
拓情重未敢荷也

戟門沒其子亦嗜古泉聞麗泉舊藏多有歸之者都門
近日惟幼雲大力搜括售泉者爭趨之然不聞著錄清
卿嗜古文奇字善拓墨近亦頗收泉幣廉生所藏不甚
多而頗精春山酷喜刀布石查物色獨勤時有創獲但
必屬余審定余則老嬾不復著意矣余南人生於北足
迹未到江以南故南中好古諸君多不相識

石查嘗戲以刀刻石或泥上作范鎔錫鑄為泉如共字
垣字傳形半兩兩字橫置穿下小泉直一作回環讀者
均楚楚有致拓以示人與真泉無少別故著譜但憑打
本不足信也又搏膠泥成塊取秦半兩大泉五十小泉
直一諸泉印之為陰文范小泉一范錯落列八九泉或
完或缺亦饒匠心復飲之以蠟炙之以火叩之居然作
金石聲數十年後必有矜為真范者矣文人游戲遽爾
精絕余初意不擬入泉說石查笑曰正宜載入以明不
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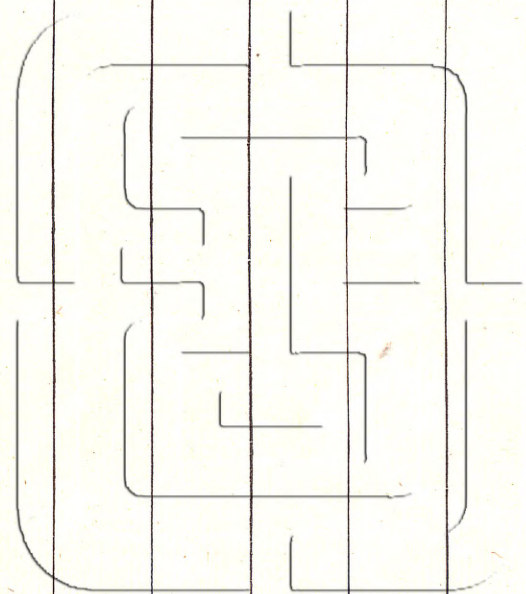
都下泉直日昂同癖頗有以艱購為憾者然泉之為物
偶獲一二異品偕同志摩挲攷證其趣長若驟致百十
枚如貧兒暴富且祕不示人亦復了無意味

余得秦量刻辭甚精壽卿書來思借拓竹朋致余書亦
願以古泉精品易之余不審當寄誰也

竹朋泉匯初欲與余同輯竟不果昨書來復屬同輯續
泉匯但可補者無多未足快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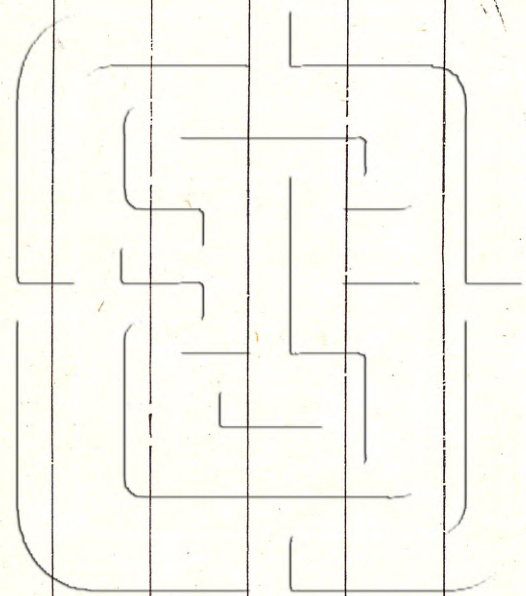
高寄泉於粵中得李君文璫泉拓一冊特以贈余摹者
十之九拓者十之一密書攷據幾滿並載其戚葉紫湘
蓉裳諸女史所藏亦風雅士也寄泉名繼珩

書籍金石蓄久往往生孽兵燹無論矣同閣沈韻初書
畫碑版之富為都下所豔稱旋里後遽逝傳聞其太夫
人慟子取所藏盡付一炬寶物悉歸天上談者咸悵然
泉之為物也小然亦鮮有藏及三世者堯仙及吳我鷗
所收未知尚能世守否雲煙過眼吾輩固宜作達觀韻
初名樹鏞我鷗名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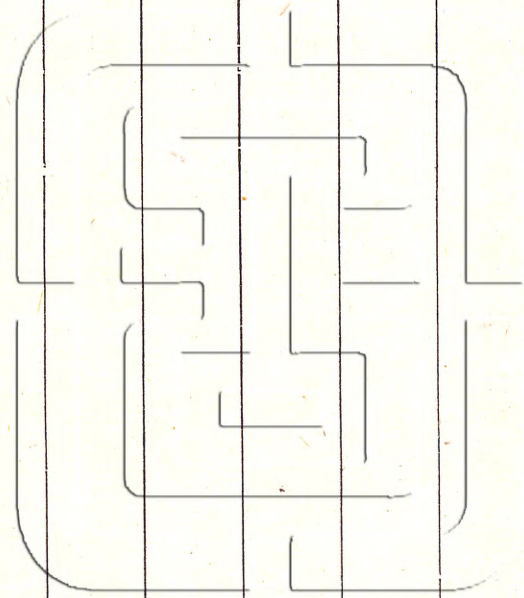
姪恩綬校字

蘇億年近寄余一泉係出生坑大如八銖半兩圓孔背
平文曰半泉舊釋半員化非也員字無貝居上口居下
之理石查釋為半泉余案泉字下半本从豈其上日字
微斜自是四而非日日下作八即一畫也合之恰是泉
字泉為環省其說良確時泉說已刊成爰補記於後石
查攷定泉文每有心得曾著釋泉糾誤尚未脫稿附志
之



拙說付刻竹朋果有續泉匯之輯大快人意書來屬同
編余恐語涉兩歧但任校刊之役凡增益八百餘種壽
卿泉范百餘悉補入亦巨觀哉竹朋新得東周一品字
體瘦而方與曩所見者又異復得鹽山李氏諸泉有趙
宝重興開丹聖寶二品竹朋攷為石趙暨遼泉以遼曾
號大契丹也但石趙泉具有晉魏遺意此泉正書不古
且寶字作宝背文以壬申紀年均不似唐以前物開丹
泉簡率欹斜頗不緻亦非用品都商改入不知年代品
中即說中所云必居諍友之列意也余好古而不好奇
於泉幣之稍可疑者不作強解五十餘年譜無一字僅

刊成區區陋說良可笑也癸酉秋七月再識數語於卷末臆園野人



陳壽卿評

鐘鼎足重一條 鐘鼎文多見自能引申觸類可竝識

幣布刀泉古文字與古印其隨意增減則刀布為尤

多知之則可通矣

泉幣之好一條 余平生好金而不好泉好石而不好

磚泉之存止於莽磚之存止於北歸來見出土者則

亦存之

又 凡可補說文者吉金款識外則泉印自是六書

之一惟一印有一配合之法有未可強為牽雜者

秦中古帝王州一條 古器先重文字次重制作制作

泉記言
有圖即可文字精拓亦可得真一紙之費好學而無力者能致之只玩色澤則與寶珠玉何異不辨別文字亦何益於小學

又南中有以古泉加錫為字而飾青綠者

空首布一條 幣類田器之錢而圜者展轉借名之

齊刀出土尚多一條 余謂凡九字皆偽不敢附和

磬折刀一條 古刀布當知有公私先後之不同

東周泉一條 竹朋壬申游東武所得非余也

又東周西周二種當與寶貨並重

新莽泉布一條 今人鑄印銅鎔化後以古竟銅少許

點入則銅入范易精俗名蕘銅特古鑄竟之劑鑄印之模今皆不傳矣

又青綠皆鍊銅不細合劑不良地氣蒸溽而出余得

漢鼎曰十凍古竟曰幽凍三商皆無青綠銅質精則似金實非涂金也

新莽十布一條 使用則傳世多故錢法必以便民為主錢法衣冠之敝皆前所有人不知耳

又十布六泉吾二人仍當合成各存完璧

新莽大泉一條 斑結亦可成陰文

新莽貨泉一條 莽好古刀布泉皆用古名貨布貨泉

布泉則合古名二為一

漢厭勝泉一條 漢吉語泉自是精品可作小漢器觀
正品莽泉之外自宜珍此

窠中每有瘞泉一條 瘞泉始於漢文帝陵中

又 中空似甌受地氣之故

青園云一條 乾嘉之盛可想

泉范說一 只背文者未見五銖背平者又無之

泉范說二 古土范極堅似石色黑白漢以後之土范
則直是土矣

又 此說極有理惟幣刀背郭不易脗合

泉范說三 土范或可模蠟合土亦可鑄陰文銅范

藕心非泉一條 此說是

竹朋寄示新得藕心一條 此種疑偽未可入錄

又有薄銅片狀如梳一條 余謂此種即今之鋸古人

用以解木者齒敝則再磨之似今工人以銅絲為齒
之意

壽卿書來一條 古文拓不緻則失真而刻易誤以字

邊為主模糊而得原勢為主墨色次之非欲徒為雅
玩

泉辨一條 古無黃銅明以來始有之響銅易受色古

銅淺赤色俗呼水紅銅

齊刀杏字一條 古文灋廢一字治亂亦一字杏即瀉
省而U作口釋灋省則古文中無之

又 灋孟鼎从杏小篆秦量即從杏矣今文作法省廡
也

齊刀背文一條 當讀三十開邦三十安邦

良金四朱一條 文過精不似三代時物今歸簠齋

